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浅议

李亦飞 谭力龙 张倩

摘要：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催生了新产业、新技术、新的经营模式、新的生产工艺和流程。这要求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能做出及时的优化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增长方式的变化。本文从实践的角度简述了高职院校在优化调整专业结构上遇到的困境和难点，以及造成的原因、障碍机制、解决问题的方向。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专业设置；困境与缘由；机制障碍

作者简介：李亦飞（1992—），女，陕西大荔人，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道路与桥梁施工技术及其职教改革方向，作者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谭力龙（1988—），男，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作者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部；张倩（1996—），女，陕西延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安全工程技术及其职教改革方向，作者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高职院校优化专业设置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概念。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再次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做出深入阐释，指导发展实践，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按照经济学观点，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人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除此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教育、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等。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具体深化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断，其必将催

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将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2]，优化高职院校学科设置、专业设置，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才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职院校1577所，其中专科层次职业学校154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3所，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占据半壁江山，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产业升级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学生和家长也逐渐认识到了高职教育是学生成才的重要途径。全社会对高职教育寄以很大的希望，促使高职院校必须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为此，各高职院校之间就提升办学质量展开了激烈竞争的态势，教学质量水平评估，省级示范院校、国家级示范院校建设，提质培优，“双高”建设等一系列推动高职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举措频频出台。各高职院校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出浑身解数，力争跟上时代节奏，唯恐坐失良机。

然而，在提升人才培养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客观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优化专业设置。近年来，特别是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高职院校所设置的一

些专业的生命周期加快。因此,适时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就成为围绕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高职院校优化专业结构的困境

高职院校设置什么专业,应当以市场需求为为导向,紧密联系产业及产业链的变化^[3],也就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依据人才去向和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岗位需求状况,设置相应的专业。这一点既有别于基础教育,也不同于本科教育。本科专业设置是以学科为基础,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以职业岗位群或行业为主,兼顾学科。偏离了产业发展,专业设置就会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造成职业院校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也会给学生就业带来实际困难^[4]。这就自然要求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相契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产业发展的方向^[5]。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摆脱要素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科技创新将使原有的技术路线发生根本性颠覆。在此基础上,必将形成一批颠覆性技术群“AI+技术群”,工业生产、教育、医疗、互联网、产业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开始与AI技术相结合,必然会带动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经营模式,产业链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方向、专业和内容等方面都会发出相应的变化。如新能源汽车以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替代了传统燃油汽车中的发动机、变速箱等配件,使得汽车产业链条上的很多环节都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促进了诸如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减少了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各类新兴产业,使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客观要求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及调整方向上也要应时而变^[6],否则,培养的学生就会不被社会接受,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就会降低。如果把专业设置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观察,目前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需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淘汰”一些传统专业,设置一些“新兴专业”。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各高职院校成长过程不同,有从中专学校升格的,有行业举办的,有由企业兴办的,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因此,学校的历史沿革,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办学传统,办学特色不尽相同,专业设置也相对固定,办学各有特色。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教学资源也基本围绕这些专业而配备,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都希望在专业设置方面相对稳定,甚至长期稳定。这直接束缚了专业优化设置,桎梏了高职院校专业变动,影响了资源布局结构的协调

性,致使原本优势的专业转变为劣势专业而无法转换,新兴的专业无法,或难以培养由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创新变化所需要的合格毕业生。更为尴尬的是,虽然看到了变化而设置了新的专业,但很难不保留原有专业,致使有限的教学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造成学校专业越来越多,彰显不了办学特色,原有专业特色不特,新办专业不“旺”的格局。

三、优化专业配置难的缘由

对单个职业院校而言,掌控和使用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去,自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为就个体而言,仍然必须关注投入和成本问题,这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令人头痛和烦恼的决策问题,值得职业院校高度重视。

一是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要能招到学生,而且要招到一定数量的学生。现实中出现了一些难以令人理解的现象,各学校在专业设置上倾向于较低成本、普遍热门的专业而呈现“跟风跑”现象^[7],或设想得很好,但在招生过程中,职业院校付出了很大努力,报考的学生却不多,中间因素很多。有学生和家长不认可,也有考生和家长不理解专业状况,或者是各学校专业设置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7],或者是与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和自身能力产生偏差,太过于“高、精、尖、新”,对高职院校学生“不太适应”等,就业方向比较模糊。笔者在高职院校从事教学和招生就业工作,看到有些专业近年招生报名人数几个或十几个,基本开班都显得困难。实际上,学生和家长看重的是就业,就业状况好、有发展潜力,招生状况就好,反之亦然。困扰人们的是,为这些专业配备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实训器材、实训场所等又挤占了有限的教学资源,要调整专业结构涉及师资结构、课程体系、办学条件、实践教学体系、职业能力测试体系等教学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显得困难重重。因此,高职院校也就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导致专业设置不合理的现象难以改变。

二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产业生态变化导致职业院校“定力”不足,在专业调整过程中疲于应付。

直面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科技、新商业、新技术、新经济、新的经营模式在不断快速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先导的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产业升级转型加快步伐,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我国现在的职业教育体系下,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为目的,

自然要求高职教育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扣产业升级转型要求,加大培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新学科、新专业^[8]。这就要求每个高职院校科学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强化和培育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增设一些与时代同步的新专业、新学科。然而,在与专业设置和调整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与兄弟院校在同质化专业上的竞争,更应该考虑到新设专业与现存专业的关联度,育人目标的特点,分步骤推进,而不寄希望于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9],用在高职院校专业调整上,也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调整中要有“定力”。优化调整是必需的,但必须超前准备,从自身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一定一味追求“高、精、尖、新”,紧跟而不僭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条件成熟之后再“变”。在实际过程中,因追求“新”而不成功的案例时有发生。如某高职院校曾经新设了“互联网金融”专业,就一直效果不佳,报考人数寥寥无几。当然,面对新质生产力迅速的发展,产业业态快速变化,就业市场需求结构转变,高职院校专业调整变化也势在必行^[10],各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也费尽心思,力图变革。也有一些学校面对变化麻木不仁,固步自封,有的定位偏差,致使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上疲于应付,朝设夕弃,提升教学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三是高职院校传统的“特色专业”和“核心竞争力”羁绊了专业合理配置。现在的高职院校大部分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过去的各具鲜明特色的中专学校演化而来。有交通学校、铁路工程学校、能源学校、银行学校、师范学校、卫生学校、机械学校、商贸学校、财经学校等,每个学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有侧重点,有的还有行业背景,都有自己的“拿手”专业,生源好、招生好、就业好。师资结构、教学资源、校企合作都有传统的路径和模式。然而,这些“历史包袱”也阻碍了在专业设置上的调整变化,破坏了专业结构的动态适应性^[10]。因路径依赖,这些学校从上到下,担心失于自己的专业特色,基于现在学校的人事制度、师资队伍和规模相对固定,“进口”和“出口”都比较困难,现有教师对专业调整变化也有抵触情绪,教学资源变动困难和阻力更大。还有一些学校是由各不相同的几个各具特色的中专学校组合而成,专业跨度大,关联度小,专业调整起来尤为艰难,触一发而动全身,在专业调整 and 变化上束手无策,阻力重重。

四、专业退出的机制阻碍

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但要追求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要随经济社会发展而调整 and 变化专业设置。一些“过时”的,社会需求降低,“陈旧”的专业和学科就要转型或退出教学过程。正如本文前述,专业退出也存在许多阻碍因素。

一是现阶段有许多职业院校不重视专业建设,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优化中随意性大,不充分调研和论证。要么固守现有的专业结构,要么草率设置新专业,没有认真厘清新设专业与现有专业的关联度,也没有深入考虑新设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忽略了战略性新型产业的重要性。导致新设专业不理想,“过时”专业淘汰转型困难重重。

二是办学定位不明确。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综合”类高职院校,即使专业配置不合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优化专业结构,都会引起包括教师等因素的制约。加之专业学科跨度较大,特色不明显,学校也一时无能为力。新专业难以设立,老专业更难“淘汰”和转型,总是在“不随机变化,担心将来出局,不固守特色,害怕现在被淘汰”的矛盾中徘徊,对专业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标准不明确。保留什么专业,停办或退出什么专业,依据不具体、不明晰,时间上有什么期限,也十分模糊。如招生人数的规定,就业率的情况,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的情况,毕业生就业方向、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产业状况及前景等标准和情况不明,使得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专业调整、优化,包括退出及设置,无所适从,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偏文科的专业调整变动相对容易,但一些工科类专业调整变化难度大。民办高职院校由于机制灵活,专业调整变动迅速,一般公办高职院校专业调整变动较为困难。

五是受教育行政部门一些规定和政策的影响。按照现行教育管理机制,专业目录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编制。目前,高职院校专业分为19大类,专业目录已由5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虽然专业设置选择余地扩大,但撤销和新设专业仍然需要经过一定的报备审批程序,在某些方面也导致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不尽合理,优化专业结构受到影响。同时,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升为本科高职院校的政策,也刺激了有升本意愿的部分高职院校,为守自己“特色”专业,求稳怕变,影响升本进程,不愿或短期内不愿在专业调整、优化上“出手”。

五、优化专业设置的纾困路径

要客观认知发展高职生产力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将不断催生新的产业,改变传统产业,改变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提升和改变管理模式,淘汰落后产业和产能。会使整体产业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从而导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无论是生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还是服务作业的人才,在技能方面和专业知识结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教学机构,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对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带来的巨大冲击,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特别是调整优化专业结构过程中,既要有“迫切感”,要有“只争朝夕”的勇气和毅力,又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盲目从事,急于求成,更不能面对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包括产业转型升级在内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变化、市场需求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无动于衷。要结合学校自身专业建设的整体状况,及时做出安排,统筹规划,方为上策。

一是调整优化专业设置要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调整优化专业设置上需国内外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深入了解,重心是国内各高职院校专业布局情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要多维度考察近五年的数据变化情况,进而联系自己学校情况,才能成为专业调整优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当然,还要走进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进行人才需求的调查和预判,专业调整优化才有了基础的方向,才会水到渠成。

二是调整优化专业设置要在点上突破,面上铺开。最好的策略是选好突破口,即选择新增专业尽可能在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上与现有专业关联度大、社会对专业培养的学生需求旺盛,相对容易的专业上实现突破,逐渐分步骤优化专业结构,对需要退出教学过程的专业,也要视不同情况进行“软着陆”,先易后难。总之,高职院校面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在专业优化调整过程中,虽然面临各种困境和矛盾,但是依然需要练

好“内功”,梳理资源,科学定位,认真调研,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状态(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技术发展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强“特色”专业,提高专业集中度,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才不失为一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郭轶锋,高珂.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技术技能人才能力培养的挑战与对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7.
- [2] 陈劲,杨硕.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演变脉络、实践经验及未来导向[J].科学观察,2024:1-8.
- [3] 李玉倩.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122-129.
- [4] 郭晓辉,韩志孝.适配与引领: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优化实践路径研究[J].河南农业,2023(30):9-10.
- [5] 黄文韬,郭正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适配性研究——以广佛肇地区51所高职院校为例[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21,11(06):32-40.
- [6] 胡拥军.论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基于湖南九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研究[J].高教探索,2016(02):76-80.
- [7] 和震,祝成林.新时代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优化策略:基于北京市“双需求”导向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0(02):74-79.
- [8] 周维莉,王志强.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对接实证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35):11-16.
- [9] 郝思斯.用好先立后破方法论[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005).
- [10] 李小文,石伟平.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结构优化的逻辑、挑战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3(04):102-108.